

MISS ANNA
安娜小姐

著 瑶琳
绘 吕琳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MISS ANNA
安娜小姐

50280/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娜小姐 / 蔺瑶著; 吕琳琳绘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3

ISBN 7 - 208 - 04770 - 7

I. 安... II. ① 蔺... ② 吕... III. 童话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5617 号

出 品 人 施宏俊

策 划 尹晓冬

责任编辑 李丹梦 姚映然



世纪文景

安娜小姐

蔺 瑶 著

吕琳琳 绘

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24

印 张 4.5

字 数 78, 000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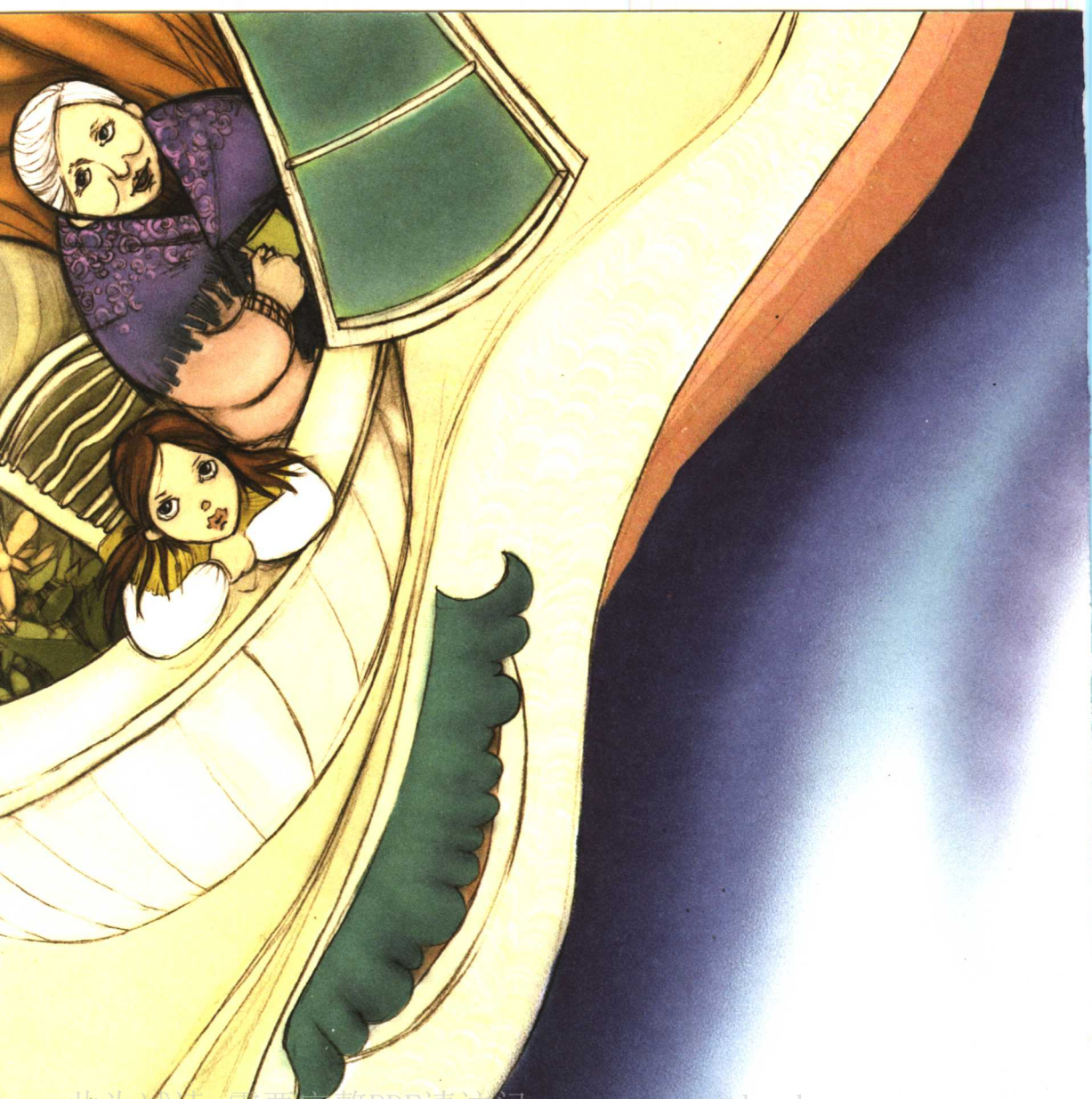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208 - 04770 - 7/I · 105

定 价 18.00 元

你是否也曾见过安娜小姐的微笑？





外婆对她的小外孙女说，世界上有一个人叫安娜。安娜会在每个月的三十日醒来，梳理她的千丝长发。她要风，就整理一下裙摆；她要光，就闭上双眼。

安娜是月亮和星辰的公主。浮光是她舒缓的呼吸，夜幕是她柔软的梦乡。

可是，外婆说，安娜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

小外孙女问：她在天上吗？

外婆抬头看看那轮弦月，嫩得像片柳树叶子。她说，也许吧。我也不知道安娜住在哪儿，也许是在天上。

从此，每个月的三十日，外婆的小外孙女就趴在阳台的栏杆上，等待安娜苏醒，然后缓缓地闪烁星光中步行而下。云朵荡漾在安娜光滑的脚尖，暖风拖起安娜飘逸的裙子。她当然还有一头柔软的秀发，微微卷曲着，束在双肩。

小外孙女这样遐想，她从来只是遐想。她多等一个夜晚，安娜在她心中就多一个夜晚的美丽。她想用手背碰一碰安娜身上如蝉翼的裙缎，她想用鼻子闻一闻安娜脚下彩云的浮香，哪怕只用半个瞬间。

可是她等到的总是失望，也许根本就没有安娜，夜空只有星星和月亮。

外婆却很肯定地说，不，安娜只是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但是有一个人能看见她，只有一个人。

会是谁呢？

外婆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外婆给了她一个主意：如果你喜欢安娜，你就可以叫自己安娜啊。去告诉你的伙伴吧，你叫安娜。

从此以后，外婆的小外孙女就叫安娜了。只是她太幼小，还像株在清晨的阳光里伸懒腰的青芽，因此大家都叫她小安娜。







小安娜问隔壁的植物摄影师：“你见过安娜吗？”

植物摄影师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知道安娜是谁吗？”

植物摄影师很有兴趣地问：“安娜是谁？是你的表姐吗？”

她使劲地摇摇头：“不是。安娜是住在天上的仙子。她长了很长很长的头发，她每个月三十日会醒来，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去睡觉，她要睡多久。如果她是我姐姐就好了，我连一个姐姐都没有，我也没有哥哥。她真是我姐姐的话，我就能看见她了，可我看不到她，因为她住在天上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看见她。我和外婆都没有见过她。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。”

她很快就把一口气用完了，又马上再吸了一大口，接着说：“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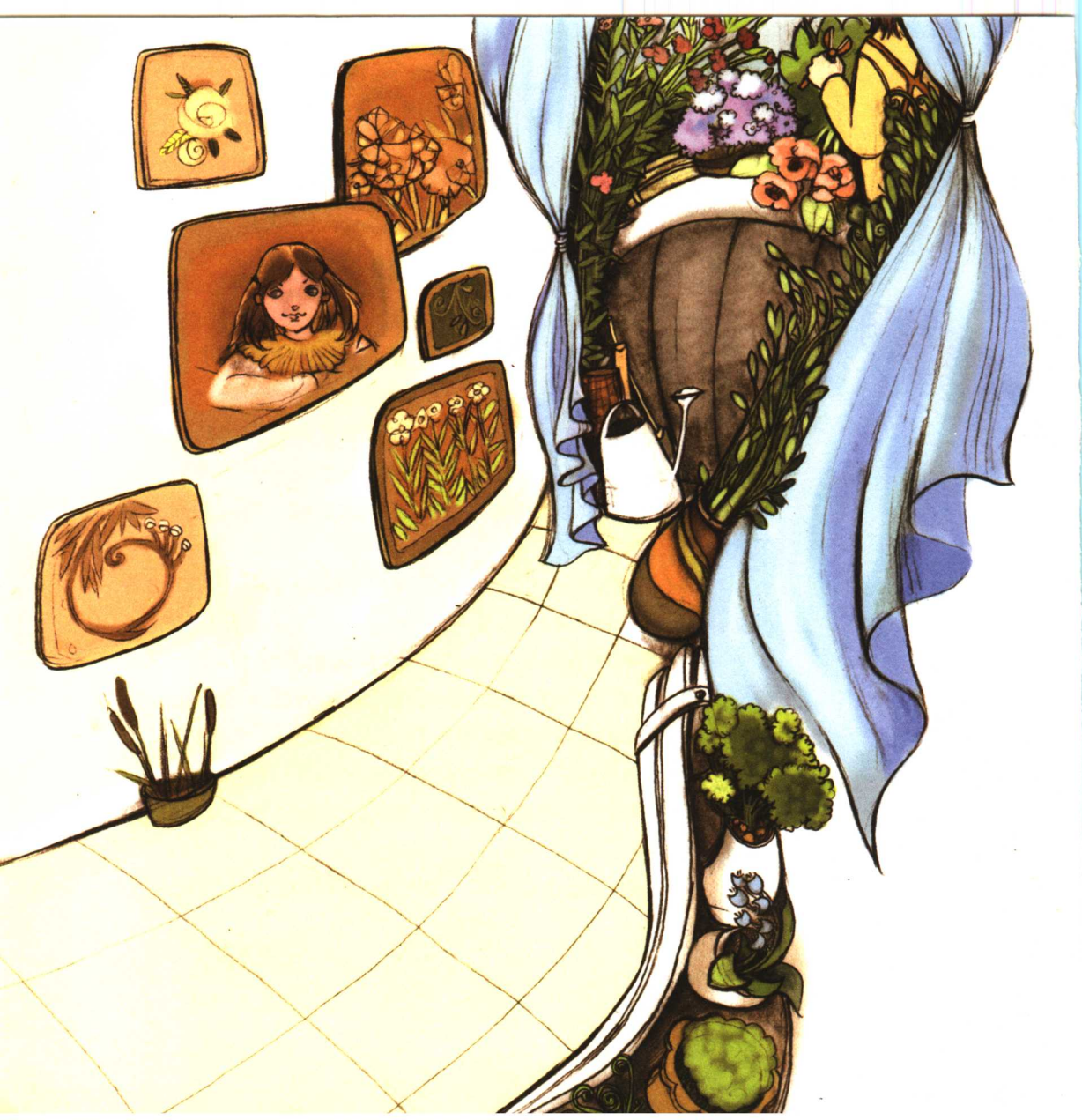
植物摄影师立刻抢过来说：“我叫她来找你。”

小安娜笑了：“嗯。如果她很忙的话，叫她打个电话给我也可以，这样我就能听到她的声音了。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吗？”

植物摄影师说：“如果是安娜，她会知道一切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可是小安娜一转念，“如果你也看不见她呢？”

是啊，如果他也看不见安娜，他就帮不上这个可爱的小



邻居的忙了。植物摄影师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，阳台上的一只十一星瓢虫正爬到了尽头，在没路的时候却轻巧地掉在附近的一片棕榈树叶上，继续它的旅行。

小安娜说：“不过，你可以看见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。”

植物摄影师问：“叫什么？”

她很自豪地噘起小嘴：“安——娜。”

植物摄影师大笑起来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它们像一粒粒竖立的小石子，整齐地生长在粉红色的泥土里。

他从房间里取出他的照相机，说：“小安娜，我给你拍张照吧。”

小安娜的照片在植物摄影师的墙上，和许多植物的照片挂在一起。白衬衫，黄领子，像一朵水仙，会笑的水仙。而在小安娜的眼里，植物摄影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，因为有许多鲜艳的颜色，生长在他的阳台上。在阳光射进来的时候，每个季节，她们都非常明亮，有红的杜鹃，白的山茶和紫的丁香。

植物摄影师对小安娜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工作。虽然我也有铝合金的三脚架、摄影包，但我和在照相馆里帮你拍照的叔叔不一样，我只拍红色的花瓣、翠绿的叶子啊，昏暗的影子，还有很明亮的光。”

小安娜觉得植物摄影师的生活，就像幼儿园里上画图课时，老师发给每个人的调色盘，大家都把自己认为最好看的颜色挤在上面，热闹极了。可他的房间却很简单，一张床，一间暗房，一弯和小安娜一样的半圆的阳台。自从他搬到这里来后，他们两个就是在自家的阳台上认识的。

这一天，植物摄影师又遇见了小安娜。他向她打招呼：“你好，小安娜。”

“你好，植物摄影师。”

看到她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他问：“你还在等你的安娜吗？”

“不。我只是在看天上的星星。”小安娜说得很肯定，那口气就像别人记错了她的年龄，要立即纠正过来的样子。她还马上补充道：“我知道，我非常清楚，安娜只是一个传说。她不是真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可是这毕竟和别人记错了年龄是两回事，一种是别人说错了她要纠正过来；一种，就是现在的情况，明明是人家说对了，小安娜却要遮掩起来。为什么要遮掩呢？她根本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也许对迟迟不曾到来的安娜产生了不满的情绪，却还为她保留着一个迟到的理由。如果安娜现在就从云上一层层地走下来，她一定会原谅她的。

植物摄影师听了小安娜的回答，乐得又露出他洁白的牙齿，真像一排整齐又听话的小石子。他把他的植物递给小安娜，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小生命，又冒出来一片新叶子，又展开了一朵新的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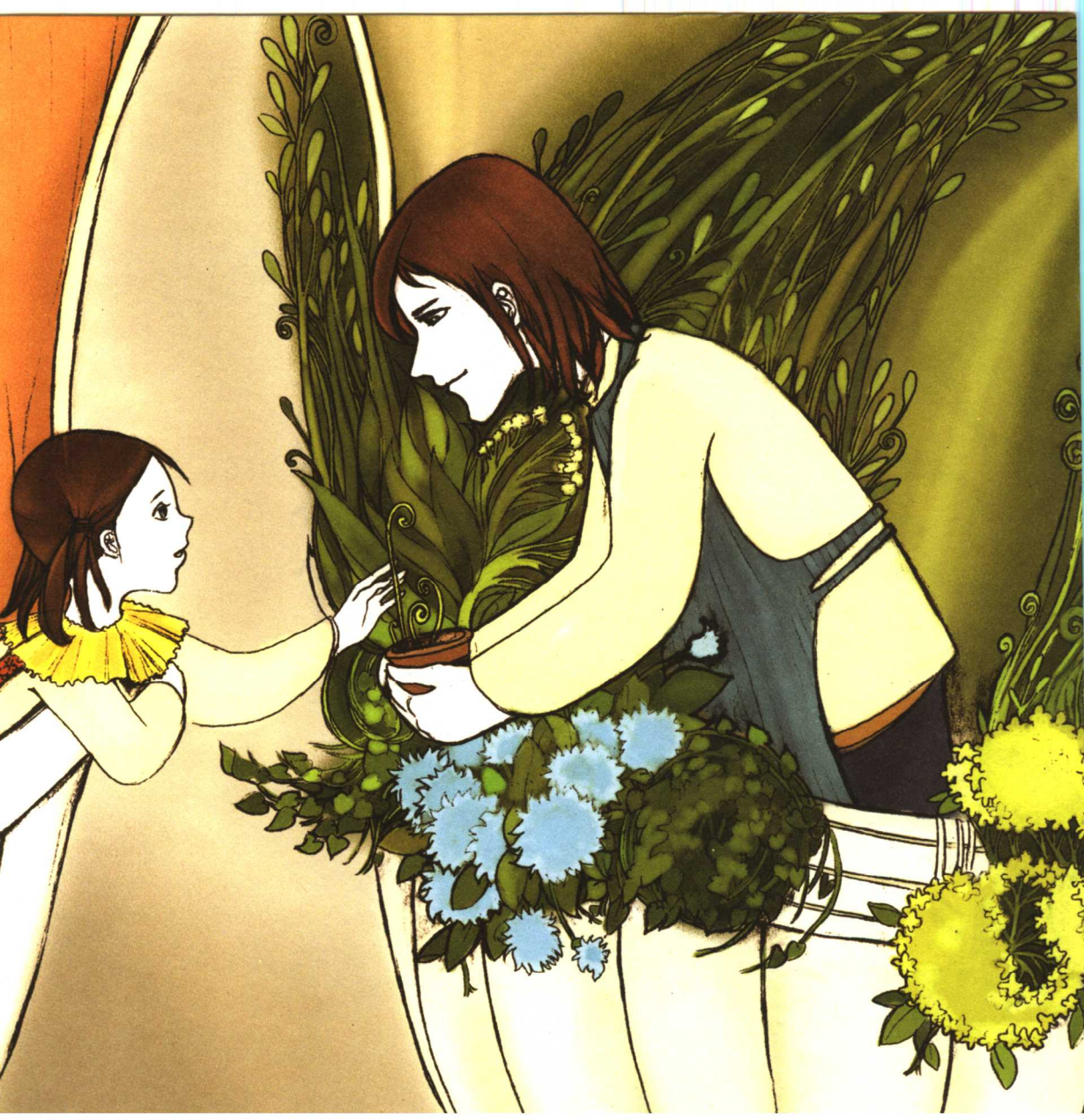
他问：“你知道叶子会在哪一天长出来呢？”

小安娜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他又问：“你知道花儿会在哪一天开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





他最后问：“你知道安娜会在哪一天来到你身边呢？”

他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植物摄影师，正把小安娜那个扔在地上的梦想小心翼翼地拾起来，还给她。

小安娜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很难，如果他告诉她安娜真的只是一个传说，她也就死心了。可是她却得到了鼓励，被他温暖地鼓励着，她越是被鼓励着，就越感到委屈，为什么安娜还躲在云的后面不出来呢？

小安娜不知道，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迷，她悲伤得想哭。

外婆总是在小安娜哭的时候告诉她：“我的小安娜，你是一个骄傲的孩子。你不能为别人带来泪水。”当她听到外婆这么说，停下来想一会儿就不哭了，可是这一次，她实在忍不住啦。睡觉的时候，便悄悄地把头埋进被子里。

她多想知道，叶子什么时候长出来，花儿什么时候开，而安娜又会在哪一天来到她身边？

是谁像乐队的指挥师在那里召唤说“来吧！”她们就一齐睁开了双眼呢？

“为什么我等了那么久，她还没有来？天上的安娜，她也许早就看见我了。可我怎么看不见她？她也许生我的气，也许我不该叫和她一样的名字。世界上应该只有一个安娜。虽然每个人都叫我安娜，可我不是，我不是真正的安娜。我原来的名字呢？我生下来时不叫安娜，可那时我太小，我不记得我原来的名字了……”想到这里，小安娜忍不住噙噙地抽泣起来。

隔壁的植物摄影师说过，眼泪是咸的，是花最讨厌喝的东西。花喝了眼泪，就会凋谢，会枯萎，会一瓣一瓣地死去，会一棵一棵地倒下，然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而杂草蔓却像森林里的大火呼呼地蔓延开来，像可怖的巫女，披着褐色毒汁的荆棘，率领着黑暗王国的枝蔓，阴险狡诈地灼伤过路的鸟儿娇嫩的翅膀。

小安娜担心起来，她把这么多眼泪都滴在被子里，流在枕头上，棉花像泥土一样把她的眼泪都吸了进去，她整夜都觉得湿乎乎的。她开始害怕：“我睡着的时候，我的枕头，





我的被子，一定长满了毒草。一个晚上，足够了。哪怕我一动不动，刺儿也会扎进我的脸，我的身体！我肯定中了女巫的毒。哦！是女巫发现了我，而不是安娜！我一定要死了，谁也救不活我！我快死了！”小安娜更加伤心，她越发地流泪，再也抑制不住。那些幼小的希望、叹息和从前在植物摄影师的阳台上凋落的花瓣一起，在长长的泪河中，漂流，沉浮，渐渐地远逝，消失。

流一晚上的泪，落一晚上的雨。第二天闹钟“丁零零”响了三下以后，生活已经变了全部。

小安娜洗漱完毕，像往常一样去厨房找早餐，平时外婆在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买菜回来了。今天或许是要多挑选几种菜吧，果然，冰箱里空空的。小安娜一转身瞧见桌上放着七个不同颜色的盒子，和一张留言便条。

我的小安娜：

希望你喜欢这些甜美的食物。

爱你的外婆

这是外婆的笔迹，有点弯曲和抖动。幸运的是，小安娜都认得这些字，她好奇地打开一只只漂亮的盒子，这是留给她的早餐，会是什么呢？

原来是苹果。一个玛瑙蓝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只鲜红的苹果，不过其余的六个里，还暂时什么都没有。

早餐吃苹果，这是多么新鲜的事情，小安娜以前从来不在早餐的时候吃苹果。她边想，边咬了一口走到阳台上，该和隔壁的植物摄影师打个招呼，他总是在这个时候精神抖擞地为花浇水。

小安娜伸了一个懒腰，她可是一夜都没有睡好，仿佛还做了一个长长的梦，梦里似乎还有一条长长的河。





“安娜小姐！”一只灰色的鸽子朝她飞来叫她的名字，并且在上面加了“小姐”，她被那快速扇动的翅膀惊了一下，她望望周围，附近没有别人。

小安娜从没有听见鸽子说人话，从来没有。她觉得今天有些奇怪，还没有回来的外婆，桌上的苹果，会说话的鸽子。她揉了揉眼睛，墙上的秒针还顺着原来方向有节奏地